

王船山美学

熊亮校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内容简介

《船山美学》是迄今第一部系统、全面研究王船山美学思想的学术专著。该书从美的存在及本质探讨出发，以审美心理和审美表现为主线，以意境创造为重心，以审美教育为旨归，去建立船山美学的理论体系。充分展现王船山美学的基本面貌和特点，显示其在传统美学中的历史贡献和独特魅力。全书结构严谨、材料翔实、立论新颖、分析入微、富有新意，是研究王船山思想和中国古典美学的一部拓新之作。

引　　言

如果把王船山和黑格尔比作中西古典美学的双子星座，不为过誉。他们遥对人类精神的空间，交相辉映出中西文化耀眼的光彩。的确，从他们对各自民族美学所进行的历史批判和总结而言，代表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古典美学发展的最高水平的认识。

《王船山美学》没有打算进行中西比较研究，只是在中国传统美学的背景下，展现船山美学思想的基本面貌和独特魅力。船山是中国思想史上具有终结意义的大师。对他博大精深理论的认识，是离不开美学这一环节的。如果说，船山哲学、伦理、历史观中的许多认识和创见达到中国封建社会最高水平的理论结晶的话，其作为艺术哲学的美学亦是一笔令人叹为观止的珍贵遗产。中国人精神空间的历史座标历来聚焦在真善美的相互联系上。真是哲学的基点，善是伦理的核心，美是美学的魂灵。船山美学主旨就是在自然之真与伦理之善之间搭起一座审美的桥梁，使人与自然、社会在审美中实现最大的和谐。对于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的目标与方式，西方人也在孜孜寻求其中的奥秘。在西方美学史上，康德试图在纯粹理性（真）与实践理性（善）的分离之间，架起一座审美的桥梁，他以审美判断力（情感判断）去沟通自然与自由、感性与理性、规律性与目的性、知与意的统一，开拓了西方古典美学新视野。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以

何种思维方式去阐述他们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认识，但异途同归的是，他们都将审美看作是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的基本方式。船山美学以其系统的理论体系和辩证精神呈现出真善美相统一的典型认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握东西方文明的相通处，理解现代文明的发展是不能割裂民族文化链条这一历史事实的。

自八二年纪念王船山逝世二百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以来，船山学的领域不断拓宽、拓深，船山美学思想的价值吸引了不少研究者的兴趣。关于船山美学某一方面或某一范畴的成果也年年不断，但系统、全面把握船山美学理论及逻辑体系的专门论著尚未见到。这不能不说这是船山研究的一件憾事。作者有感于此，不量自力，力求从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上去透视船山美学的堂奥，对其理论构架和逻辑体系作一尝试性的系统把握。选择了从美的存在与本质出发，以审美心理为基础、审美表现为主干、意境创造为核心、审美教育为旨归，去结构船山美学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结构，并非主观臆断，而是立足于船山美学丰富的思想材料，从中丝分缕合而成的。船山美学以其宏大的气势与内在的逻辑性、多维的视角与精深的论述、批判总结与继承创新，涵泳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精神和特色。以往美学家还没有哪位能象船山这样系统而辩证地对传统美学进行全面的清理和总结。

船山美学的基本精神是诗化哲学。用现代学术眼光看，诗与哲学是水火不容的。一个是对真的认识，一个是对美的表现；一个是抽象的逻辑思维，一个是情化了的形象思维。然而，在船山美学中，哲学的精神与诗的意蕴互融为审美的极趣。船山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和审美创造的体验，往往

是交融在审美的画面上。哲学上的天人合一、伦理上的理欲合一、艺术上的情景合一，“妙合”为船山美学的内在灵魂。由于船山强调以审美方式去协调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理想与道家超越有限的人生追求，乃至禅宗直觉观照都渗入到船山美学阔大的境界之中。如果说，哲学是自然天籁在理性琴弦上拨动的音符，伦理是自然天籁在人性琴弦上弹响的节奏，诗是自然天籁在感情的琴弦上流泻的旋律，那么船山美学就巧妙地以主体之情把理性的音符、节奏与感性的旋律组合成中国古典美学最具总结意义的隽永乐章。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生平与思想	(1)
一、生平与思想	(2)
二、几对重要思想范畴	(20)
第二章 美 论	(38)
一、美与“固有之美”	(38)
二、人文之美	(55)
第三章 审 美 心 理	(69)
一、“形神物三相遇”的审美感知	(69)
二、“悲喜亦于物显”的情感	(82)
三、“灵心”“会通”的灵感	(96)
四、“我心有势”的想象	(102)
五、“唯现量发光”的直觉	(114)
第四章 审 美 表 现	(128)
一、“言志”与“道情”	(128)
二、“内极才情，外周物理”的创作	

原则	(151)
三、 “象” —— 审美表现的基元	(163)
四、 “情景互生”的意境	(178)
第五章 审美教育.....	(216)
一、 审美教育的人性论基础	(216)
二、 诗教、乐教与伦理之教	(225)
三、 “陶冶性情”的审美育人	(239)
四、 诗之“兴观群怨”的社会功用	(250)
五、 自然美“养气”“通性”作用	(259)
第六章 船山美学的历史评价.....	(267)
一、 美学总结“合”的特点	(267)
二、 美学总结的时代批判精神	(295)
三、 船山美学的历史贡献	(302)
后记	(315)

第一章

生平与思想

王船山（1619——1692）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贡献最丰、创新颇多的伟大思想家。

谁也不曾料到，一六一九年农历九月初一这个平凡的日子，降生在湖南衡阳雁峰山畔王衙坪一座青色祠堂里的一声普通哭泣，竟会在日后风云变幻的岁月里，震荡出中国思想史上的洪钟巨响。

船山本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还有壘、一瓠道人、瓠、双髻外史、榜杌外史、船山老农、船山遗老、船山病叟、夕堂先生等名号。船山之名是因其晚年居住“湘西”草堂附近的石船山而得名。他在逝世前不久，写过一篇《船山记》的散文，文中有：“船山，山之岑有石如船，顽石也，而以之名。”他借石船山寓意自己一生“船山者即吾山也”，“老且死，而船山者仍还者顽石。”以石船山自名，借独立不移的石船山，象征自己一生顽强、坚定、执着的追求，反映了船山先生傲然独立、不求苟同的处世态度，后人仰慕他的人格和精神，学者广以船山称之。

船山先生一生笔耕甚勤，著述颇丰，涉及经、史、子、集一百余种，四百余卷，言近千万。他在哲学、政治、伦理、历史和美学等方面作出了许多超越前人的理论总结和创

新，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最具总结意义的思想大家。

一、生平与思想

船山一生大致经历了发愤求学、励志复国、潜心著述三个时期。

（一）“闲心不向锦屏开”的求学显名的青少年时期

船山出生于笃信儒学、严于礼教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在船山三岁那年（明天启元年，1621年），年已五十三岁的父亲王朝聘，半生应考举人屡不遂志，总算中了个副榜，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赴北京国子监学习。王朝聘进京受业后，船山开始了从兄的启蒙教育。从三岁到七岁这段时间，船山一直在大他十三岁的长兄王介之的训导下，学完了十三经。船山八岁（明天启六年，1626年），“肆业家塾”。是年，船山开始从父受“五经经义”，“余自束发受业经义，阅经义亦数万首”（《夕堂永日绪论·内篇》）。船山十二岁时便开始以文墨交友，十四岁考中秀才，被湖广学政王志坚推荐上了衡阳州学。州学二年，尽读藏书。其间在崇祯六年夏（1633年），与长兄介之、二兄参之一道赴武昌应乡试，未中举人。归乡后，又从叔父王廷聘学诗，两年内读古今诗十余万首。明崇祯九年（1636年），船山与兄参之、介之再赴武昌应试。未中，不久（崇祯十年，1637年），船山与同邑陶万梧处士之女成亲，从叔父王廷聘读史。新婚之时，船山写了一首诗《初婚牧石先生示诗有日成博义几千行之句敬

和》：“闲心不向锦屏开，日日孤山只弄梅。冷蕊疏枝吟未稳，愧无《博义》续东莱。”从这首新婚之诗来看，船山并没有陶醉于新婚喜庆之中，他有心求学问道，无心“锦屏”之事。

第二年(崇祯十一年，1638年)，船山便出门问道，求学于长沙岳麓书院。船山立志求学，不仅求学于学术典籍，而且十分关心社会生活。在岳麓书院求师过程中，他开始与一些志同道合朋友，把探求的目光从书本移向社会，与旷鹏升等人组织了“行社”，以文会友，以友聚谈天下事。崇祯十二年(1639年)，船山与兄第三次赴武昌应试。这次他的大哥介之中了副榜，船山却再次落榜。但船山并未甘心连续三次落榜。由于家庭的影响和本人对求学显名的追求，他决心再试锋芒。这年十月，他从武昌返衡后，就与好友管嗣裘、文之勇等人组织“匡社”，以文议时事。船山在《匡社初集呈郭季林管治仲文小勇》一诗中，袒露自己的兼济天下的雄心大志：

“我识古人心，相将在一林。以南偕雅箭，意北任飞吟。莫拟津难问，谁言枉可寻。良霄霜月好，空碧发笙音。”

船山既求学问道，又有志于天下，为其日后爱国之举和潜心学问的复杂人生追求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崇祯十五年(1642年)夏，船山第四次赴武昌应试，这次船山中了举人，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也实现了自己初步的心愿。船山以“春秋”第一，“中式”第五，受到学政高世泰，考官欧阳霖、章旷的欣赏。其兄介之与衡阳人夏汝弼、郭凤跹、管嗣裘、李国相、包世美也中了举人。当时应试中有百余人聚会黄鹤楼，“须盟”写志，招韵赋诗。船山以《黄鹤楼须盟大

集用熊谓公韵》一诗，抒发了己见。诗云：

“古人与往，不自我见。中原多故，含意莫宣。酒气撩之，江光
际天。阳鸟南征，连翼翩翩。天人有策，谁进席前。”

船山志不仅在举人，而且更要显名于学，显功于国。青年船山已不仅仅是一介书生，他那报国有望的胸怀跃然纸上。崔颢曾临黄鹤楼，留下一首千古绝唱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船山却感叹“古人已往”，我辈正在。他已看到了“中原多故”的风云，正想翩翩翱翔一番功名事业。当然，此时的船山，完全是以一种封建正统的目光去眺望“中原多故”的形势的。就在船山应试的这年，农民起义军正如燎原之势，席卷了中原大地。这年冬天，介之和船山两兄弟去北京参加会试，以便以更好的功名进入明王朝统治集团，为国效力，为家争荣。船山与兄沿湘江而下，取道江西。没想到农民起义军势如破竹，正向湖广逼近。船山北上受阻，无奈只好于次年（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从南昌折回衡阳。

船山以学求功名的“梦”第一次被农民起义军风暴吹破了。这对他无疑是个重大的冲击，也构成了复杂人生追求中第一次深刻的人生体验，他在《元日泊章江用东坡润州韵》一诗中说：

“开心欲向野鸿参，更听鱼龙血战酣。将事春寒欺晓梦，轻舟犹未渡江南。”

他把农民起义看作是“春寒”袭地。这是封建正统知识分子的偏见。这种偏见缠绕了他的大半生。这首诗揭示了船山一生中一个重大的困惑与向往交织的“梦”的追求。他的

一生似乎与“梦”有着不解之缘，“梦”象一根时隐时若的主线贯穿了他人生中的三个时期。“梦”中的追求影响了船山的一生，象“残梦”、“续梦”、“昔梦”、“旧梦”、“噩梦”、“邯郸之梦”、“圆梦”等“梦”。他人生这一时期的求学显名的个人之“梦”，就是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时代风雨中破灭了，随之而来的复国之“梦”也在人生追求的坎坷中隐隐约约萌生了。

（二）“抡才将报国”的辗转从政的青年时期

明清之际的风云变幻浓缩在船山个人的不幸命运之中，民族命运、阶级命运与个人命运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天崩地裂”的社会动荡，始出船山所料。当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时，他还希望通过改革朝政，寄希望于皇帝的圣明，扶社稷之不倾。当清军入关，改元换朝之时，他又奔走南明永历政权，抛一腔民族爱国热血，力图中兴复国。船山为此，艰难奋斗，鲜明地反映了他那复杂痛苦的内心世界和以民族大义为重的爱国主义思想。

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船山兄弟迫于农民起义军进逼武昌，又闻会试改期八月，只好中途转道回衡。这年三月，李自成在襄阳开始建立农民政权。五月，张献忠的大顺军陷武昌，接着攻岳州长沙，继而入衡州。农民军所到之处，招贤纳士，物色人才。张献忠部慕名招请船山及大哥介之、好友管嗣裘等加入农民政权，以资佐政。但船山不愿与农民军合作，又担心农民军拘捕他们，就逃往南岳莲花峰下人烟罕至的守坟庵避难。农民军未求得船山兄弟，便软禁了船山父亲，让其儿子出山为农民军服务。其父不从，甚至要

以死相抗，船山及大哥闻讯。十分焦虑。大哥执意要去营救父亲，船山知道其兄脾性耿直，弄不好会与父亲双双被害。他便“自行刀遍刺肢体，弃往易父”（《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再加上有在农民军中的朋友“曲意相脱”，农民军便释放了船山的父亲。船山也连夜借机逃走了。船山逃归莲花峰下的黑沙潭写了一篇《九砺》，在序言中表明了自己誓不与农民军为伍的封建士大夫的“坚贞”之志。

船山恨自己徒是一介书生，“利剑不在手”，不能与农民军决一雌雄。这种强烈的阶级意识是船山早期敌视农民运动的思想根源。只是到了后来，当民族矛盾越演越烈，明王朝被清王朝取而代之时，船山才从阶级之仇中清醒过来，以民族之仇取代了阶级之恨，以民族爱国主义代替了阶级对立的意识，这时的船山便把手中的“利剑”指向了清王朝。

这种转变是极度痛苦的。甲申之变（1644年），船山闻讯，在莲花峰下数日不食，写出了《悲愤诗》一百韵（已佚），寄托自己的悲情和哀思。为避时乱，他打算在莲花峰下长期住下去，便新筑了茅屋，取名“续梦庵”。个人求学显名的梦早破了，现在家梦、国梦也难圆，国恨家愁人悲忧于一身。甲申之变，清军入关，席卷中原，直逼两湖，民族矛盾已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纷争的主要矛盾。在社会矛盾急剧转向的历史时刻，船山的思想也发生极大的变化。顺治三年（1646年）夏，船山按捺不住爱国的愿望，从南岳跑到湘阴，上书湖北巡抚章旷，提出了调和南北各军和联合农民军以共同抗击清军的建议。此时的船山虽然没有彻底改变其阶级立场，但毕竟出于民族大义，认为抗清只靠明军无济于事，还必须依靠农民军的力量，才有可能中兴明朝。章旷是船山崇

祯十五年武昌乡试的分房考官。章旷对船山的才学颇为欣赏。遗憾的是，章旷觉得船山这是一介书生之见，未予采纳。船山失望而归。回家不久，家里的噩耗频传。这年冬天，船山原配夫人陶孺人病逝。由于南明政权内部争斗，诸将不和。清军攻势凌厉，迫使即位不久明桂王永历帝朱由榔，由肇庆逃梧州、而武冈。当船山听说永历帝移府武冈时，他兴奋不已。认为此时正是报国的最好时机，他于顺治四年（1647年）仲夏之际，与好友夏汝弼一道奔武冈行在。但天公不作美，行至湘乡车架山就为大雨所困，淫雨弥月，难以前行。

武冈之行不能往，湘乡一带又匪患四起。船山只好暂住湘乡萧一夔处避难。五月，清军攻下衡阳，船山一家四处逃难。六月，二哥参之病亡，老父也重病不起，船山只好匆匆赶回南岳莲花峰。八月，武冈陷，永历帝退守广西一隅。十一月，父亲王朝聘病逝，终年七十八岁。亡父安葬在莲花峰下的黑沙潭附近的曾关。船山在续梦庵守丧。

接二连三的噩耗，使船山心情异常沉重，他不时喟然长叹：“残屋断帐空留得，四海无家一腐儒。”（《悼亡四首》七绝之四），天之大，船山却无家可归；人之亲，明之天下却为清之天下。船山并未因频生的家恨而释国忧。他在避居守丧、研求《易》理的这段时间里，依然十分关注变化不定的时局。船山已在考虑“执干戈卫社稷”了。他在《菩萨蛮·桃源图》中透露了这个消息：“停桡相借问，咫尺桃源近。三户复何人，长歌扫暴秦。”虽楚三户，亡秦必楚。顺治五年（1648年），形势一度有利于南明政权和农民军。先是金声恒、李成栋反正清廷，收复江西、广东。李成栋迎永

历帝迁都肇庆。大顺农民军联合何、堵两军，大败清军于湘潭地区。满怀一腔民族爱国激情的王船山，倍受这种形势的鼓舞。这年十月，他与管嗣裘、夏汝弼、僧侶性翰等人，在南岳方广寺，举起了抗清复明的旗帜，聚集了一支近百人的起义队伍。这支队伍曾在河田宿营，王船山在《河田营中夜望》一诗中写道：

“夜烧连山接暮云，牙旌高卷管弦闻。负恩自笑夷门客，魂断邯郸晋鄙军。”

正当船山高举义旗，准备聚兵抗清之时，形势又直转而下。清兵已攻下衡州、泉州，正在进军全州。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清军严防衡州。船山组织的这支义军，还没来得及与清军交手，即被清廷鹰犬湘潭人尹长民率兵偷袭举兵议事的方广寺。管嗣裘全家被害，数十人被杀。船山和管嗣裘、夏汝弼因不在军中，得以幸免。船山的方广寺起义就这样被扼杀在摇篮之中。至此，船山在社会动荡之中的第一阶段生活也告结束。

方广寺起义失败后，船山就开始了献身南明政权的短暂的坎坷的从政生活。

这年冬天，船山再次投奔南明政权所在地的肇庆，希望背靠永历帝这棵大树，一展抱负，反清复明，以酬未竟之志。这时船山的历史观、民族观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由单纯的地主阶级利益的维护人成为了刚正不阿的爱国主义志士。

顺治五年(1648年)船山带着侄儿王枚出山南岳奔肇庆，投奔永历政权，被荐为翰林院庶吉士。在肇庆短暂的从政中，目睹高官偷安一隅，官场尔虞我诈。他多次上书言事，

都被奸臣不容，险遭不测。他于第二年（1649年），前往桂林，投奔锐意抗清的瞿式耜。在桂林，船山受到瞿的器重，还结识了方以智。顺治七年（1650年），二月下旬，船山与襄阳郑仪珂之女结婚。瞿式耜推荐他去梧州任行人司行人。四月，由于不满永历政权官场腐败，党争剧烈，三次上书弹劾内阁王化澄结奸误国。王化澄对船山此举恨之入骨，想制造文字狱，害死船山。由于农军首领高一功的仗义营救，得以幸免，逃往桂林。十一月，清军陷桂林，瞿式耜解职。船山于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偕郑孺人挈幼公归抵家始奉太孺人”（王之春《船山公年谱》），船山又归续梦庵以避乱世。顺治九年（1652年）春，李定国率大西军十万大败清军于桂林。八月，兵至衡州，派人招请船山，船山为避孙可望之害，“屏迹幽居，遁于蒸水之源”（同上），隐居祁、邵、衡三县之界的耶姜山，历时三载。顺治十一年（1654年）八月，为避兵扰，又颠波于湘南群山峻岭之间。后得友人王应章资助，暂居常宁西庄源，开始讲学授徒。在讲学之余，他开始写《周易外传》一书，并写出《老子衍》初稿（1656年），《黄书》（1656年）。顺治十四年（1657年）四月，船山偕郑孺人及子王敔第二次移归续梦庵，结束了湘南三年的流亡生活。以后，又在续梦庵住了三年，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春，举家迁居衡阳金兰乡高节里。

船山在长达十六年的动荡不安、东奔西走的生活中，终于意识到了大明江山一去不返了，尽管清兴明亡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船山却始终怀揣一颗拳拳爱国之心。他已知道大局已定的此时此刻，爱国的政治行动和军事行动已无济于事了，他便转向思想文化领域去续他的旧“梦”了。

船山前半生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曲折奋斗是失败了，但他后半生在思想领域的开拓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三）“六经责我开生面” 潜心著述的中晚年时期

顺治十七年（1660年），船山举家由南岳莲花峰下“续梦庵”迁居衡阳金兰乡高节里“败叶庐”，开始了后半生艰辛的学术探求生涯。在此以前的青年时代和中年前期，基本上是以求学显名、献身于爱国复明的政治斗争为其生活主线的。从此以后，船山生活的重心逐渐转向著书立说、总结传统文化方面上来。在移居衡阳金兰乡之前二十余年间，船山除了写有大量诗词作品外，在辗转流离的逃亡中，开始研究《周易》。《周易》独居传统经典之首，船山从辨易入手，写出了《周易稗疏》（1646年）；在常宁西庄源讲学授徒时，他结合自己对《周易》和老子的研究，写出了《周易外传》（1655年）和《老子衍》初稿（1656年）。前者是他早期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一部重要哲学著作；后者是他对老庄哲学进行批判和借鉴的最早成果。这两部著作的诞生，标志着船山开始以唯物辩证法奠定自己今后学术研究的基石。不久，他又从总结明亡教训入手，写下了《黄书》（1656年）这一政治历史批判著作，表达了社会政治改革的进步主张。以上三部著述是船山前半生的学术代表著作。自1660年以后，船山便开始了系统全面、深入地进行文化清理和思想总结。他那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振聋发聩的学术观点，涉及经史子集的宏篇巨制，大半是在后半生三十载光阴中，呕心沥血耕作的结晶。